

ZHONGGUODANGDAIMINGJIA

中国当代名家

散文经典

San Wen Jing Dian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5267
132

83744

中 國 當 代

名 家 散 文 經 典

李江 / 主編

陝西旅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 / 李江主编. —西安：陕西旅游出版社，2002.10

ISBN 7-5418-1855-0

I . 中... II . 李... III . 散文 - 中国 - 当代 IV . B96-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3689号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

主 编 李 江

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

地 址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地质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376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418-1855-0/G · 491
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鲁 迅

藤野先生	(1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(6)
秋夜	(10)
风筝	(12)
雪	(14)

老 舍

济南的冬天	(16)
取钱	(17)
趵突泉的欣赏	(21)
又是一年芳草绿	(23)

朱自清

背影	(27)
荷塘月色	(29)
女人	(31)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(37)

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

郭沫若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梦与现实 | (45) |
| 芭蕉花 | (47) |
| 银杏 | (50) |

茅盾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雾 | (53) |
| 白杨礼赞 | (54) |

冰心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一只木屐 | (57) |
| 我的故乡 | (59) |
| 病榻呓语 | (67) |

巴金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|
| 海上的日出 | (69) |
| 鸟的天堂 | (70) |

余光中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尺素寸心 | (73) |
| 假如我有九条命 | (76) |

余秋雨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一个王朝的背影 | (80) |
|---------|------|



阳关雪	(99)
西湖梦	(103)
上海人	(112)

钱钟书

窗	(129)
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	(132)
吃饭	(137)
论文人	(141)
一个偏见	(144)
论快乐	(148)
谈教训	(151)
说 爬	(155)
谈交友	(158)

贾平凹

风 雨	(166)
闲 人	(167)
丑 石	(172)
奔 人	(174)

张爱玲

走向那个日子	(178)
弟 弟	(179)
爱情求证	(180)
独 白	(182)

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

- (一) 更衣记 (184)

三毛

- 假如还有来生 (193)
石头记 (194)
(二) 雨季不再来 (206)
(三) 哭泣的骆驼 (216)
(四) 背影 (255)
骆驼为什么要哭泣 (265)

池莉

- 在瞬间感知命运 (271)
(一) 你是我永远的表达 (274)
(二) 之后迷上电影 (276)
我 (282)
海氏的刻薄 (288)
晒月亮 (291)
(一) 天生的江湖城市 (293)
武汉的夏天 (298)

琼瑶

- 敲三下,我爱你 (300)
乡愁 (303)

季羡林

- 幽径悲剧 (306)



李 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)“唯有恋得短暂,才能爱得永恒” | (310) |
| (2)坐牢的名人——狱中给女儿的信选刊 | (312) |
| (3)情人与天使——狱中给女儿的信选刊 | (315) |
| 妈妈的梦幻 | (316) |

杨 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)茶花赋 | (320) |
| (2)荔枝蜜 | (322) |

刘 塘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)爱是生命 | (326) |
| (2)别让自己更孤独 | (327) |
| 又见月圆 | (330) |
|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| (332) |
| (3)爱,何必百分百 | (335) |
| 快乐是什么 | (339) |

汪国真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)选 择 | (341) |
| (2)我喜欢出发 | (342) |
| 雨的随想 | (343) |
|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| (344) |
| (3)清 高 | (346) |
| 不妨有一个榜样 | (347) |

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

王小波

- (1) 打工经历 (349)
- (2) 伟大一族 (352)
- (3) 王朔的作品 (354)
- (4) 个人尊严 (357)

路 遥

- (1) 作家的劳动 (361)
- (2)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(364)

丰子恺

- (1) 庐山面目 (366)
- (2) 渐 (370)

罗 兰

- (1) 唯仅是幸福 (374)
- (2) 归 零 (377)
- 快乐的共鸣 (380)
- 火 种 (382)
- 飘飞的云 (383)
- 童 心 (385)

林清玄

- (1) 拥 抱 (388)
- (2) 一只鸟又飞走了 (389)



- 金色印象 (391)
至死靡他 (394)

席 编

- 追寻真爱 (397)
梳礼教的女子 (398)
天堂遥想 (399)

席慕蓉

- 独 白 (400)
我的苦闷 (401)
燕 子 (402)
大雁的歌 (405)

张抗抗

- 牡丹的拒绝 (407)

陈 村

- 怀念夏天 (411)
害怕冬天 (415)

卫 瞻

- 甜蜜帐单 (417)

方 舟

-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(419)



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

张欣

- 寂寞女儿心 (421)

唐敏

- 女孩子的花 (423)

祝勇

- 雪 (429)

- 爱着是美丽的 (430)

- 心动的感觉 (432)

- 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 (434)

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魏微

- 我与书的故事 (435)

孙惠芬

- 我与书的故事 (435)

魏军

- 我与书的故事 (435)

李锐

- 我与书的故事 (435)



藤野先生

◆ 鲁 迅

东京也无非是这样。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，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“清国留学生”的速成班，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。也有解散辫子，盘得平的，除下帽来，油光可鉴，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，还要将脖子扭几扭。实在标致极了。

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，有时还值得去一转；倘在上午，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。但到傍晚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，兼以满房烟尘斗乱；问问精通时事的人，答道，“那是在学跳舞。”

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
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。从东京出发，不久便到一处驿站，写道：日暮里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，这是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仙台是一个市镇，并不大；冬天冷得厉害；还没有中国的学生。

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。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“胶菜”；福建野生着的芦荟，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，且美其名曰“龙舌兰”。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，不但学校不收学费，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，初冬已经颇冷，蚊子却还多，后来用被盖了全身，用衣服包了头脸，只留两个



鼻孔出气。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，蚊子竟无从插嘴，居然睡安稳了。饭食也不坏。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几次三番，三次几番地说。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难却，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。于是搬到别一家，离监狱也很远，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。

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，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。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学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位黑瘦的先生，八字须，戴着眼镜，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，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，向学生介绍自己道：——

“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……。”

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。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，那些大大小小的书，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。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；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，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，并不比中国早。

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，在校已经一年，掌故颇为熟悉的了。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。这藤野先生，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，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；冬天是一件旧外套，寒颤颤的，有一回上火车去，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，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。

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，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。

过了一星期，大约是星期六，他使助手来叫我了。到得研究室，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，——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，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。

“我的讲义，你能抄下来么？”他问。



“可以抄一点。”

“拿来我看！”

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，他收下了，第二三天便还我，并且说，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。我拿下来打开看时，很吃了一惊，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。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，都用红笔添改过了，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，连文法的错误，也都一一订正。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：骨学、血管学、神经学。

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，有时也很任性。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，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，是下臂的血管，指着，向我和蔼的说道：——

“你看，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。——自然，这样一移，的确比较的好看些，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，实物是那么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现在我给你改好了，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。”

但是我还不服气，口头答应着，心里却想道：——

“图还是我画的不错；至于实在的情形，我心里自然记得的。”

学年试验完毕之后，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，秋初再回学校，成绩早已发表了，同学一百余人之中，我在中间，不过是沒有落第。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，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。

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，他又叫我去了，很高兴地，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：——

“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，所以很担心，怕你不肯解剖尸体。现在总算放心了，没有这回事。”
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。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



脚的，但不知道详细，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，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，还叹息道，“总要看一看才知道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有一天，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，要借我的讲义看。我检出来交给他们，却只翻检了一通，并没有带走。但他们一走，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拆开看时，第一句是：——“你改悔罢！”

这是《新约》上的句子罢，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。其时正值日俄战争，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，开首便是这一句。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，爱国青年也愤然，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。其次的话，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，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，我预先知道的，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。末尾是匿名。

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。因为要开同级会，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，末一句是“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”，而且在“漏”字旁边加了一个圈。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，但是毫不介意，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，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。

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；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，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，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，发表出来。终于这流言消灭了，干事却又竭力运动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。

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，分数在六十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。第二年添教霉菌学，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，便影



几片时事的片子，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。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：给俄国人做侦探，被日本军捕获，要枪毙了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；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。

“万岁！”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

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，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但在那时那地，我的意见却变化了。

到第二学年的终结，我便去寻藤野先生，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，并且离开这仙台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说话，但竟没有说。

“我想去学生物学，先生教给我的学问，也还有用的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，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，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。

“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，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。”他叹息说。

将走的前几天，他叫我到他家里去，交给我一张照相，后面写着两个字道：“惜别”，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。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，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。

我离开仙台之后，就多年没有照过相，又因为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便连信也怕敢写了。经过的年月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，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。从他那一面看起来，是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了。

但不知怎地，我总还时时记起他，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一个。有时我常常想：他的



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诲，小而言之，是为中国，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；大而言之，是为学术，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。

他所改正的讲义，我曾经订成三厚本，收藏着的，将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，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，失去半箱书，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。责成运送局去找寻，寂无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，书桌对面。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勇气了，于是点上一枝烟，再继续写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

10月12日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